

關於順治皇帝出家問題(續)

幻生

五、

順治的剃髮出家，傳說緣於董妃的去世。董妃的去世，固然給順治帶來很深的哀念，也給他興起「人生無常」的啓示，不過，這只是促成他落髮出家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原因。關於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

至於董妃是個怎樣的人物？據後世的傳說，說她是南京秦淮河的名妓董小宛。關於此事，我國近代史學者孟心史(森)教授，曾經做過研究考證，完全屬於後人的臆測誤傳。董小宛是嫁與如皋名士冒辟疆的，她是死於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年已二十八歲。那時的順治，才十四歲。順治不僅沒有見過董小宛，恐怕連董小宛名字也不知道。董小宛去世後，許多文人名士曾有詩詞致悼，他的丈夫冒辟疆曾經將之輯在「同人集」中出版，可以為證。

後人將董妃誤為董小宛，原因出在一個「董」字上面。吳梅村在「清涼山讚佛」詩中有：「王母携雙成，綠蓋雲中來」；「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王母携雙成」，是引用「漢武內傳」王母侍女董雙成的故事；「可憐千里草」，「千里草」是「董」字分開的書寫

。吳詩是影射清初皇室的事來寫的；而順治御製的「董后行狀」，又寫成「董」字，後人不察，誤將董妃視為董小宛。加以康熙皇帝又常陪母后去清涼山禮佛，清涼山即是佛教著名的四大名山之一的山西五台山，因此，才傳出順治因董妃去世而去五台山出家的故事。順治去世是火化的，他的皇陵所葬的只是一個空縵子，沒有棺槨，則更增加了後人對上面故事的推測的真實性。

到底順治的董妃是何許人物？其來歷如何？關於這個問題，一山先生在「中國近代史」裏指出，董妃是東北建州旗人，與順治是同鄉，大體是可信的。據陳垣教授考證，董妃是滿州人，「董」字是由滿州語的音譯而來，或譯作「棟鄂」，或譯作「董鄂」，本無定字，但順治與吳梅村都寫成「董」字，這是董妃姓氏的由來。至於董妃的來歷，據「湯若望回憶錄」說：

順治皇帝對於這一位滿籍軍人的夫人，起了一種火熱的愛戀，當這位軍人因此申斥他夫人時，竟被順治聞知，打了他一個耳摑，這位軍人於是因憤致死，或竟是自殺而死。皇帝就將這位軍人底未亡人收入宮中，封為貴妃，這位貴妃於一六六〇年產生一子，是皇帝預備立他為將來的皇太子的。

但是數星期之後，這位皇子竟而死去，不久其母亦薨逝。

根據「湯若望回憶錄」所記，董妃原是一位滿籍軍人的妻子，這位滿籍軍人是誰？他的妻子怎麼會公然地進出皇帝的禁宮？既然能夠進入禁宮，當然不是一般軍人的眷屬，必然是與皇室有着特殊關係的人，所以，有人認為這位軍人便是順治之弟——博穆博果爾，皇太極的第十一子。因為有着這樣的特殊關係，他的妻室才有資格進入皇宮。博穆博果爾卒於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七月初三日，那年十六歲。董妃被冊封為賢妃，也是順治十三年八月，那時她十八歲，順治十九歲。如以時間來推算，順治冊封董妃的時候，正是其弟去世二十七日服制期滿的日期。董妃是順治的弟婦，這是極其可能的事。

一位當今天子，又是一代人主，按照中國文化傳統的倫理思想，怎麼會娶一位弟婦為妃？須知塞外民族的傳統習俗，子娶後母、伯母、嬸母為妻，或娶兄嫂、弟婦、姪媳為妾，習以為常，並不為怪。皇太極去世之後，順治的母親便為多爾袞所佔有；順治的長兄豪格於順治五年（一六四八）逝世，他的二位「福晉」被攝政王多爾袞與其兄阿濟格分別娶去。一個民族的風俗如此，順治納弟婦為妃，又算得了甚麼？

不過「湯若望回憶錄」裏，稍有一點錯誤，董妃生子——榮親王是在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並非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順治十七年，是董妃去世之年，其時二十二歲。

董妃是在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去世的。由於她平日受到順治學佛參禪的影響，所以董妃生前也是信佛參禪的。她去世後的一切宗教儀式，自然是舉行的佛教儀式，為她主持儀式的說法者，是筓溪森禪師。在康熙時代印行的「筓溪語錄」，收錄了不少有關董妃逝世後的「法語」。茲引錄部分如下：

庚子八月廿三日，近侍李國柱傳旨召師進承乾宮上堂。拈香問答畢，卓拄杖曰：董皇后於庚子秋，月輪滿時，成等

正覺，與悉達太子觀明星悟道，無二無別。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今日董皇后在此闡揚最上法要，大眾會麼？喝！喝，下座。

近侍李國柱傳旨召師進承乾宮為董皇后對靈小參。師曰：了却凡心，超出聖地，識取自性彌陀，隨處總是佛事。拈拄杖，卓一卓拋下。

近侍李國柱傳旨召師進承乾宮再為董皇后對靈小參。師舉香云：幾番提起幾番新，子期去後孰知音，天心有月門門照，大道人人放脚行。喝！喝，上便問：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答：謝皇上重重供養。

近侍李國柱傳旨召師進承乾宮為董妃起棺。師以杖指棺云：舉步涉千歧，孤坐又成迷，且作麼生？得恰好去！遂以杖引云：起！上云：謝和尚提拔！師云：聖駕珍重！

上命近侍李國柱為董皇后設靈景山壽椿殿，請小參。師曰：念念觀自在，處處是家山，夢幻空花常省覺，彌勒門開竟日閒。

國舅至，上命宣徽院正堂雷先聲請師小參。師拂一拂曰：歌以盡言，舞以盡意，至簡至易，九月初一。咄！逢人不得錯舉。便下座。

上命上饜監正堂金把哈等為董皇后上供，請小參。師曰：婆子轉半藏，升斗計親疏，涅槃三段義，文殊不奈何！堪笑仰山老，夢裏演摩訶。咄！慈翁慈翁，又道甚麼？曲躬曰

：也不較多，下座。

上命文書館正堂李世昌等，請為董皇后舉火。師秉苜云：出門須審細，不比在家時，火裏翻身轉，諸佛不能知。便投火苜。

聖駕臨壽椿殿，命司吏院正堂張嘉謨等，為董皇后收靈骨，請上堂。隆安和尚白椎，僧問：上來也請師接。師曰：莫莽鹵。曰：皇后光明在甚麼？師曰：無蹤跡處不藏身。僧喝，師便打。僧曰：天子面前，何得干戈相待？師笑曰：將謂你知痛癢。僧禮拜。師驀豎如意云：左金烏，右玉兔，皇后光明深且固，鐵眼銅睛不敢窺，百萬人天常守護。擲如意下座。

上命近侍李國柱請師說偈，為董皇后鎮靈骨。偈云：西溪之西，東山之東，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聖駕臨景山建水陸道場，命司吏院正堂張嘉謨等，請上堂薦董皇后。師至座前云：靈山會，帝皇宮，逢場作戲，快便難逢。遂陞座，拈香祝聖畢，法海和尚白椎。僧問：中秋過後重陽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龍女成佛。曰：屍陀林中齊悟去，薦冥場內又如何？師曰：學而第一。問：誌公寶懺為禱后四生六道又如何？師曰：仰望不及。僧禮拜，師拂一拂下座。

十月初八日，聖駕臨壽椿殿，為董皇后斷七，命文書館正堂李世昌等請上堂。拈香問答畢，師云：景山啓建大道場，懺壇、金剛壇、梵網壇、華嚴壇、水陸壇、一百八員僧，

日裏饒鉢喧天，黃昏燒錢施食，廚房庫房，香燈淨潔，大小官員，上下人等，打鼓吹笛，手忙腳亂，念茲在茲，至恭至敬，端申供養董皇后。呵呵！筇溪隨例唱讚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遂拋拂子下座。

董妃終七，是在十月初八日；玉林琇第二次抵達京師，是在十月十五日。玉林琇抵京，已聞順治「淨髮」出家。從時間上來推定，順治的落髮，大抵是在董妃終七後的數日。我在上面說過，順治的落髮出家，原因很多，但是，董妃的去世——一個現實生命無常的感痛，是加速他削髮的基本原因。

六、

關於順治學佛、落髮及其火化的歷史文獻資料，在佛教的典籍方面，有如下數種：一、木陳忞的「北遊集」；二、玉林琇的「玉林語錄」及其年譜；三、憨璞聰的「憨璞語錄」；四、筇溪森的「筇溪語錄」；五、骨巖行峯的「侍香紀略」。這些都是屬於第一手的直接資料。

「北遊集」是木陳忞的門人真樸編集的，題為「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弘覺」，是指順治給木陳忞的封號。此書是記述木陳忞於順治十六年九月奉召至京，到第二年五月離京，在留京的七個多月期間，與順治交往談話的種種實錄記載，至為詳細，頗具歷史價值。全書計分六卷，書首有順治的勅書二，御札一。卷一為大內萬善殿語錄；卷二為奏對機緣；卷三與卷四為奏對別記；卷五為偈讚；卷六為雜著。書末並附有「挽大行皇帝（順治）哀詞」。北遊集雖然沒有注明雕版的年月，但是，從尤侗的「西堂集」裏，他在順治十八年三月，已經讀到「北遊集」的記載，可以推知「北遊集」的出版，大概是在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的春初。

「北遊集」流行七十餘年，平安無事，可是，到了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突然帶來了它的惡運，因為雍正帝下令嚴禁此書流傳，查禁銷燬。「北遊集」為甚麼會被查禁銷燬？據乾隆「東華錄」

，載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九月初四日諭（幻生按：雍正死於十三年八月，九月已是乾隆主政，此「諭」實是乾隆所頒發），有：

昔年世祖章皇帝時，木陳忞大有名望，深被恩禮，而其
所著「北遊集」，則狂悖乖謬之語甚多，已蒙皇考特降嚴旨，
查禁銷燬。……

「北遊集」被查禁銷燬的原因，是因「狂悖乖謬之語甚多」，到底
「北遊集」是不是「狂悖乖謬之語甚多」呢？關於此事，陳垣教授會
經對之有所評述。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陳氏在故宮懋勤殿整理
清朝檔案，讀到雍正這道諭旨，其中並引用「北遊集」的片斷文字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四月，陳氏在平西一座佛寺裏，無意
中見到「弘覺禪師北遊集」一書，特地借回細讀，並抄錄一部寄
與他的好友葉遐菴（恭綽）居士。陳氏就「北遊集」所記，與「湯若
望回憶錄」對讀，二者所記完全相合，並沒有「狂悖乖謬」之處，
因此，陳氏寫了一篇「湯若望與木陳忞」長文，針對雍正諭旨掩飾
歷史真相予以逐條駁斥。

雍正諭旨指「北遊集」所記順治的話：「願老和尚勿以天子視
朕，當如門弟子旅菴相待。」認為「尤為誕妄」；但是，這是不是
「誕妄」呢？順治是依玉林琇為師的，他給玉林琇的信札，下面都
署「弟子某某」。木陳忞與玉林琇平輩，而且年長於玉林琇，順治
對木陳忞而執弟子禮，這是名正言順理所當然的，有何誕妄？旅
菴是木陳忞的弟子，隨侍木陳忞進京的，順治請木陳忞勿以天子
看他，而以弟子視之，是極其正常的，一點也不誕妄。只是這位
大興文字獄的君主——雍正帝，有意掩飾歷史真相，才認為是誕
妄的。

清代雕刻編印的「龍藏」，是在雍正時代開始的，直到乾隆期
間完成。在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奉旨欽定入藏的典籍，雖然
收錄了「宏覺禪師語錄」二十卷，其中並沒有「北遊集」在內。

玉林琇語錄，計有三種版本：一為湖州本，題曰「大覺普濟

能仁國師玉林和尚語錄」，二十卷，附其年譜三卷，為門人骨巖
行峯所編。二為杭州本，題曰「大覺普濟玉林禪師語錄」，十二卷
，附年譜二卷，為其法孫超琦等所編。這二種版本，只是分卷不
同，內容不相上下，都是在雍正查禁「北遊集」之前出版的。玉林
琇是先住湖州，而後才去杭州天目山的，所以，他的語錄，有
湖州與杭州的二種本子流行。玉林琇第二次奉召抵京，筇溪森南
歸，京師只有玉林琇，順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及二十六日，兩次
御建景山孝獻皇后仙馭道場，以及十一月初八日，西苑廣濟兩山
同時舉行孝獻皇后仙馭道場，都是玉林琇主持說法的。順治的祿
母去世，也是請玉林琇主持的。至於順治與玉林在萬善殿中的談
話對答，順治去世後玉林主持的各種儀式法語，二種語錄均有詳
細記載。三為龍藏本，題曰「大覺普濟能仁琇國師語錄」七卷，這
是將上面二種本子經過大事刪改後才入藏的，其中除了保存萬善
殿中奏對機緣，及順治賓天拈香等法語極少部分之外，其他有關
董后涉天道場等法語，均被刪除，隻字不留。所以，要知道順治
與玉林的全部交往歷史，在龍藏本是不能見到的，只有在湖州本
或杭州本才能見到。陳垣教授對於雍正大事刪改玉林語錄一事，
曾有一段沉痛感慨的文字，我們引錄如下：

夫火化非中華舊俗，髻髮非王者所宜，諱之猶可也，為
董后建設道場，曷足為諱？今龍藏本兩家語錄關涉董后事迹
，隻字不留，然則非諱其事，直諱其人耳。據御製「董后行
狀」，董后不失為賢妃，吾不解雍正時對於董后何忌諱若
是？凡幼稚民族，驟然進化，輒多方文飾其先人之舉動，此
拓跋宇文之史所以見諛於子女也。嗚呼，順治至今，不滿三
百年，事之隱晦已如此，書之改變又如此，山林逸典，宜與
世誦無涉，孰意文網之密，施之縹緲，則古書又豈易讀耶！
憨璞聰語錄，也有三種版本，最早的為閩刻本，計有十四卷，名
為「憨璞禪師語錄」。此本卷末有憨璞於順治七年自著行錄，後補

叙至順治十七年回安國寺止，由此可知，刻於順治末年，亦即憨璞生前所刻也。二為嘉興藏本，計十六卷，題曰「明覺聰禪師語錄」。此本刻於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為大學士明珠室覺羅氏所印。三為龍藏本，計二十卷，題為「明覺聰禪師語錄」。此本刻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內容與嘉興藏本大致相同，知其是據嘉興藏而刻，只是分卷不同。

筇溪森語錄，有二種版本：一為康熙年間杭州圓照寺刊本，計六卷，題曰「勅賜圓照筇溪森禪師語錄」。「圓照」為寺名，初名「龍溪庵」，為筇溪森所手創；筇溪入京後，順治曾書「圓照禪寺」相贈，故易龍溪為圓照。此書卷一有玉音金序、上堂小參。玉音者，御勅；金序，乃順治十七年金之俊的序文。卷二為早參與晚參。卷三為示眾，普說，拈香，頌古，附塔銘。卷四為法語。卷五為問對機緣及垂問。卷六為代別，讚偈，書問，佛事。卷一的上堂小參，為董后去世而舉行，計有：上堂八次，有十二頁文字；小參七次，有二頁文字。卷五與順治問對機緣，有六頁文字。卷六與順治舉問代答，有十頁文字。同卷的佛事門類，有為董后起棺，以及為董后與順治舉火的偈語，內容非常詳實完整，尤具歷史價值。二為龍藏本，計三卷，題為「明道正覺森禪師語錄」。「明道正覺」，為雍正十一年時的追封之號。龍藏本是將杭州圓照寺本大事刪削而成的，舉凡有關與順治奏對機緣，為順治淨髮，以及為董后與順治舉火，牽涉到皇室的事，全部不留。所以，要知順治與筇溪森的關係，唯有見於杭州本的語錄。

骨巖行峯的「侍香紀略」。行峯是玉林琇的弟子，也是編湖州本「大覺普濟能仁國師玉林和尚語錄」和「年譜」的編者。玉林琇奉召進京，他是隨行者之一，有關順治與玉林琇及筇溪森在萬善堂的談話，他是在場的見證者和聽聞者，他將見聞所得，寫成「侍香紀略」，這是最珍貴的歷史資料，想不到雍正詔旨竟斥其為「荒唐誕妄」，當然也在查禁銷燬之內。「侍香紀略」的內容真的是「荒

唐誕妄」嗎？並不見得。比如記到董后去世，筇溪森勸免多人殉葬的故事；以及順治郊祀天壇，皇太后皇后同往的事，這些都是行峯親見親聞，雍正竟斥之為夢囈。其實行峯沒有夢囈，而是雍正想以一紙欺騙天下人的眼目而已。

最後，我想附帶談一談本文前面引錄的「順治皇帝出家偈」這首長詩，這首詩到底是否順治寫的？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想做絕對的肯定回答，也不想作絕對否定的回答，不過，從一個研究歷史者的眼光來看，這首詩的末後四句，多少是有一點問題的。「十八年來不自由，征南戰北幾時休？我今撒手西方去，管甚千秋與萬秋！」所謂「十八年」，當然是指順治在位的十八年。順治是死於十八年的正月初七日，他致死的原因是出天花，天花不是急症，從發病到死亡，是有一段時間的，何況他是一位君主，皇宮裏有高明的御醫為他治病，我想他發病的時候，可能是在十七年的年尾，不是十八年的年初。皇帝病了，國家的重要大事一大堆，處處需要他的遺言指示，那時的他，正在病苦之中，那裏還有閒情逸緻的心情來寫這類不甚重要的詩偈？如果是他病前寫的，應該是十七年而非十八年，但是，從「我今撒手西方去」，又不像是十七年寫的。順治是六歲即皇位的，十四歲開始親政，起初的八年，政權操在他底叔父多爾袞手裏，因為年幼，不但不知道問政，即使要問政，恐怕也是問不到的。從他親政到他死亡，僅有短短的十年，縱然說這十年為國事操心而不自由，但是也不能誇大說成十八年，這豈能與事實相符？

滿清入主中國，是從順治開始的，明室的稱號及其反抗的殘餘勢力，是到順治十八年才全部肅清統一的，但是，綜觀順治的一生，他並沒有親自率兵南征北戰，他不但沒有南征北戰，即連出巡的機會也不多，他底活動範圍，僅及於京師附近，實在過的太平盛世的皇帝生活，我們怎能將那四句詩看做是順治寫的！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寫於舊金山。

（完）